

我多想一个不小心就和你白头偕老
你敢一心一意爱我，我就敢陪你到天荒地老

新生代温暖治愈系代言人 师小札 倾情巨献

年度最值得记忆与珍藏的暖情物语
三万字独家番外甜蜜首发



难得 一人心



师小札
作品

a rare heart

原名《难得爱浓》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难得 一人 心



师小札
作品

a rare heart

原名《难得爱浓》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难得一人心 / 师小札著. —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

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5399-7455-2

I. ①难… II. ①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29846号

书 名 难得一人心
作 者 师小札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题策划 朱琳琳
责任编辑 姚 丽
文字编辑 朱琳琳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 250千字
印 张 20
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455-2
定 价 32.00元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811522641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师小札

昵称肥札，喜欢写故事，以温暖治愈的文风见长。相信人生有三样事情必须温柔以待，生命、时间和爱。生命需要好好照顾，时间需要好好珍惜，爱则需要用笔娓娓道来。

新书推荐



《青梅竹马，去哪儿啊》

作者：黄石PK

定价：32.00元

五个小伙伴源远流长的爱恨纠葛。
这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蠢萌蠢萌的“小爱情”。
有些人，一时错过，就是一世。
幸好，她等到了他。

时光掩盖了太多秘密，埋藏了许多感情，直到曾经一起玩耍的他们终于再相聚——

郝恬恬发现自己的生活开始乱套，傅子衡的初恋女友叶雨笙和张翊天在一起了，失联多年的吴霏突然出现在北京开始追自己，一直把她当妹妹严厉管教的傅子衡突然吻了她。

重点是，十年前埋葬的秘密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浮出水面……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开

选题策划 朱琳琳

责任编辑 姚丽

文字编辑 朱琳琳

装帧设计 苏涛



—— 阅读改变女性 · 女性改变未来 ——

A R A R E H E A R T



难 得 一 人 心

Chapter 01	一眼初春	\ 001
Chapter 02	投桃报李	\ 024
Chapter 03	心生涟漪	\ 044
Chapter 04	岁月静好	\ 068
Chapter 05	莫负桃花	\ 089
Chapter 06	不可说也	\ 111
Chapter 07	山雨欲来	\ 136
Chapter 08	如履薄冰	\ 158
Chapter 09	至亲至疏	\ 182
Chapter 10	爱欲之人	\ 200
Chapter 11	君子好逑	\ 219
Chapter 12	愿得一人心	\ 241
Chapter 13	不负春光不负卿	\ 260
番外 一	西昌的星空	\ 282
番外 二	有一天，宝宝啊	\ 289
番外 三	宋家父子之爸爸去哪儿	\ 294
番外 四	常记溪亭日暮	\ 300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Chapter 01

一眼初春



穆飒见到宋域的那一刻，感觉面前的他和传闻中的他很有差异。

他个子很高，看他的时候需要她下巴微微上抬一点。穿着也非常简单，眼见上身是一件亚麻质地的白色衬衣，袖口整齐地卷起一寸，干净得没有一丝褶皱，下身是一条黑色的休闲西裤。此外，他脸上戴了一副墨镜，左手提了一只纯黑色、款式简洁的商务电脑包。

玉树临风，气质冷然。

早春时节，外面细雨纷纷。今天的气温仅有十一度，很显然，他穿得过于单薄。穆飒正想着，他已经侧过身来，朝她伸出了右手，干净的手背白得泛青，令她有瞬间的晃神，随即伸出手和他相握。

手握手的时候，穆飒意外他的手竟然是热乎乎的，比穿着呢大衣、刚喝完一杯热咖啡的她还暖和。同时，他握手的力道有些重，传递给她一种重视的情绪。

“穆飒？”他的眼睛藏在墨镜后头，明暗未辨。

“对，我是穆飒。”她微笑，想了想还是加了一句俗话：“很高兴认识你。”

他弯了弯嘴角，笑容如湖面上的涟漪，很浅很短暂。

是控制得很好的礼节。

从机场一楼大厅出来，外面的车已经在那等了一会。上车后，前去酒店的途中，两人的交谈仅有一句，即穆飒问他：“你有多高？”

她是真的好奇，刚才上车的时候，他俯身进入车后座，那双华丽丽的长腿、颈背的优雅弧度、扣车门的修长手指，无一不昭示他是个高个头，目测是一八六到一八七之间，她想知道自己的判断误差是多少。

“一米八九。”他回答的速度很快。

差了一点点。

“你呢？”他反问。

“一米六四。”标准的中国女性，尤其是南方女性的身高。

然后就没有交流了。

自上车后，宋域就摘下墨镜，打开笔记本，双手迅疾地在键盘上敲打，没有和她深入聊聊的意思。她双手搁在膝头，偶尔偷瞟他一下，见他姿态安静，专注在屏幕上变化的纳斯达克指数，没有回应她的猎奇目光，像是全然调整到了工作状态。

于是，她就明目张胆地“偷窥”了他很久。

不得不说，他有一张上品的皮相。眉眼、鼻梁、唇像是被工笔画描摹过一般，组合在一起是赏心悦目的风景。真的要挑剔的话，他的唇有些薄，颜色淡得没有血色，还有，眼底下有两片青色，应该是没休息好的缘故。

静默的车子里，他对着屏幕轻笑了一下，眼角漾开很细的笑纹，腾出一只手去摸一边的烟盒，几秒钟后想起车里有女士，手顿了顿，将烟盒推回原处，拧开随身携带的矿泉水瓶盖，喝了一口水，侧头问：“你要喝水吗？”

他的声音就和早春的雨水一样，很凉很润。

“不用。”穆飒故作镇定，搁在膝头的手心却因车内升高的温度慢慢沁出一层细汗。

她得承认，自己有些紧张，因为潜意识得知一个事实：宋域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相处的男人。

因为职业的关系，这些年，她和不少人打过交道，哪些人好相处，哪些人不好相处，从对方一个眼神、一个微笑、一个抬眉等类似的细微处可以获知个大概。

属于女性特有的敏锐直觉提醒她，宋域不太好相处，又或许是关于他的那些传闻给了她先入为主的判定。

宋域是个传奇。他十五岁考上国内顶级的学府，十九岁成立互联网公司，成为互联网史上最年轻的CEO，并在同领域创下好几项至今无人能突破的纪录。天

之骄子，意气风发却在二十三岁夭折，他因致人重伤而入狱两年，两年的狱中情景外人无从得知。出狱后休整了半年，前往伦敦商学院修读工商管理硕士，之后就职于伦敦的一家组合投资理财产品的公司，一直到最近才回国。

对了，他是传奇，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的家族。

江南盐商宋氏后裔，富豪家族继承人，这是外界最初往他身上贴的标签。

后来逐渐变成，不孝之子，轻狂妄佞，有暴力倾向，性向不明。

关于传闻，就是离你很远的，供你茶余饭后闲谈的娱乐。不过，当传闻中的主角就坐在离你不足半米的距离，身份变成你的准未婚夫，你一定会有压力。

穆飒回过头，将视线投向窗外，试图分散压力，调整情绪。只不过他优雅好看的侧影还是影影绰绰地映在车窗上，浸在阳光和风里，始终和她的视线并行。

脑海里浮现对他最初的印象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一个电视访谈节目，他受邀成为创业新青年的代表。当时主持人问他：过早的成功，显赫的荣耀，会令你觉得自己很不同寻常吗？巨大的财富带给你的生活冲击有哪些？

当时他回答得还挺欠扁的，大致的话是：我觉得很平常，就是做自己该做的事情，一步一步地前进，然后就不知不觉地坐在这个位置上了。整个过程没有太多的意外，也没有太多的惊喜。至于钱，我从来都不缺钱，所以金钱带给我的快感很有限，对我原本的生活也没有什么改变。

台下观众的笑声很微妙，有羡慕，有质疑，有嘲讽，也有不屑。

他无所谓地坐在那里，西服笔挺，双手随意地搁在腿上，任由他们笑，年轻耀眼的脸上没有一丝局促。

车子停在湖滨路的五星级酒店门口，他们陆续下车。

穆飒跟着他上去，顺手帮他整理随身携带的行李箱，当然事先经过礼貌的询问：需要我帮忙吗？

“嗯，你打开好了，密码是××××××。”他声音漫不经心，进房间之前脱了鞋，只着了一双深色暗格的袜子，随意地走在羊绒地毯上，“也就是我的生日。”

她顺利打开，动手整理他的行李箱，过了一会，他递过来一杯热茶，香甜的热气萦绕在她的鼻尖，她抬头说了声谢谢，接过纸杯，缓缓地喝了一口。

他直接往床上一坐，双手垂在两侧，伸了伸长腿，前倾身体，低头打量她。

她穿了一件蓝紫色的薄羊毛衫，脖子上挂着一条银项链，头发及腰，柔柔地

垂挂在肩膀的两侧，盘起两腿，动作利落地拿出他行李箱的衣服和配件，有条不紊地归纳好，看起来是个贤惠美好的女孩。

“你肚子饿吗？”他问。

“嗯，有点。”她看了看墙上的挂钟，的确到了吃中饭的时间。

“想吃什么？酒店里有中餐、西餐、泰餐、越南菜、印尼菜。”

“有咖喱鸡饭吗？”

“应该不成问题。”他起身去打客服电话，点了一份咖喱鸡饭，一份海鲜烩饭以及餐后甜点和饮品。

没多久，午餐被送上来，那份咖喱鸡饭色泽浓郁，酱汁浓稠，看起来很勾人食欲。

两人就围坐在流理台前，开始共进午餐。他将特别为她点的焦糖布丁和香蕉奶茶推到她面前。

“谢谢。”

“不客气。”

本来打算主动聊些什么，不巧他连接了好几个电话，持续地洽谈工作上的细节，直到面前的那盘海鲜烩饭没了热气，米粒凝结成一团，他依旧一边说话，一边拿勺子胡乱地搅着米饭。

通话结束后他没再动那份烩饭，只是拿起热茶喝了一口，又起身找到角落里一只崭新的烟灰缸，放在手边，目光对上她的脸，“我们谈谈吧。”

他坐回原位，看她的眼眸黑得纯粹而彻底，像是两块蛮荒时代的玄武石，在流理台边的小灯映照下，折出一道深邃悠远的光，感觉距离很远。

“好。”穆飒正襟危坐。

他点了点头，无所谓地摸到台面上的一张广告纸，随意看了一眼，动手将纸张对折，对折，再对折，一边做这些一边说：“有些事我们必须说清楚。首先，我不是一个特别好相处的男人，脾气来的时候会很冲，会摆脸色给人看，也会骂人，不过大多情况下是针对工作上的原则性问题，对事不对人。生活中我没什么怪癖，只要你不踩到我的底线，我不会恶意对待你。”

他安静地看了她一眼，继续说：“当然，我比较希望有一个懂事的太太，你不能太任性了，如果你不高兴发脾气，我也不会花时间哄你。”

穆飒怔了几秒，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已经将手头的广告纸折成了一个心形，掏

出马克笔在上面写东西。

“如果你能做到，我们择日完婚。”他恢复微笑，又是好商好量的样子，“我会将H市的一处房产落户在你名下，还有礼金，你大致需要多少，告诉我，无论是什么数字，我都会满足你。”

穆飒轻吸了口气，迅速调整好情绪，试着忽略他说话时带来的压力。

虽然他的语气不轻不重，声音也算温和，可她的背脊分明爬上了一层冷意。

“好，我明白了。”既然走到这一步就无须矫情，该要什么，该付出什么，都按规矩来。

话音落下，他手边又传来铃声，他接了电话，转身走到窗台，一手撑在窗台，低头看下面的风景，一边说话。

穆飒的目光落在餐盘边，他用广告纸叠的那颗心上，随手拿过一看，上面竟写了她的名字，字体刚劲有力，俊秀挺拔，因为刚写好不久，马克笔的油墨还未干，她的手指不小心一擦，浓稠的墨汁在指腹上氤氲开。

她拿纸巾擦了擦，目光转向窗台位置，映入眼帘的是他修长冷峻的背影，好看也陌生。心底的委屈突然蹿上来。她真的要 and 这样一个完全不熟悉的男人结婚？她和他相处了短短几个钟头就感觉到莫名的压力，如果继续下去，她有信心调适好？

思绪茫然，她放下纸巾，一手支额，垂下眼眸，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“如果没什么大问题，我们算是达成共识了，对吗？”背后传来疑问。

她有点猝不及防，抬起眼眸，注意力顷刻转移到他身上。

他已经回到她面前，又捡起桌子上的那颗纸心。她略带英气的名字跃入他的瞳孔，他浅笑，声音越发好听，“穆飒，左昭右穆的穆，飒飒东风细雨里的飒，名字很不错，差点忘了说，我很高兴认识你。”

穆飒回到家，乔慧慧正坐在沙发上剥橙子给小女儿穆娇吃，穆娇一边吃一边缠着她说话。

“回来了？”见穆飒回来了，乔慧慧笑着说，“锅子里还有木耳莲子甜汤，要不要来一碗？”

“不用了，我现在不饿。”穆飒脱下鞋子，将包挂在玄关的衣架上。

“姐，那个宋域怎么样？”穆娇天真地问，“是不是和传闻中一样，孤僻冷傲，兼有暴力倾向？”

“我没发现他有类似的倾向。”穆飒言简意赅。

乔慧慧轻拍穆娇的脑袋，语气温和，“外面的传言怎么能信，你有点脑子好不好？宋家家世显耀，宋域从小就是神童，十五岁就考上大学，十九岁就创业建立自己的公司，总体而言很优秀。”

“哦。”穆娇吐了吐舌头，揉了揉脑袋。

“我还有些工作上的邮件要看，先上去了。”穆飒上了楼，显然，她没有兴趣和她们聊宋域，对于一个才见了一次面的人，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，都不能轻率地做出评价，因为不够了解。在不够了解的情况下评论对方的好坏肯定有失偏颇，也容易留给别人非议的空间。

她不愿意提供任何关于宋域的谈资。

待她上了楼，穆娇噘起嘴巴，扯了扯乔慧慧的手臂，撒娇似的语气，“妈，姐是不是还在生气？”

乔慧慧轻叹了口气，伸手戳了戳她的脑袋，“你知道就好，以后别在她面前问东问西的。”

“我只是好奇问问而已。”穆娇歪了歪脑袋，轻描淡写的口吻。

好奇是一定的，因为最初的时候，嫁入宋家的人选是穆娇，她却很不愿意。

关于宋域的传言太多了，其中不乏那些可怕的说法：他生辰八字属煞星，脾气阴郁、诡异，还有暴力倾向，当年为赌一时之气，差点搞出人命，为此进了号子，而宋家这些年的光景不如以前了，表面风光，实则是空架子……穆娇听了后简直快吓死，又哭又闹，非要爸妈推掉这门约定好的亲事。

无奈穆正康和乔慧慧已经收下了宋家的钱，填补了公司运作上的资金链，还清了债务，一分不剩，哪里还得了？

穆娇不依不饶，整日为这事哭哭啼啼。毕竟她也是从小被宠到大的，没受过半点委屈，让她为了家庭做出妥协，在这么青春懵懂的年龄，嫁给一个自己完全不了解、各方面差异不小、口碑恶劣的宋域，她觉得荒谬无比，这样的命运太不公平。

而宋家那方面的意思是，等穆娇一毕业就可以和宋域完婚，争取两年内生孩子——宋域已经二十九了，宋母的暗示是小儿子到了做爸爸的年纪，而且女孩子年纪轻好生养。

乔慧慧一边应和宋母，一边在私下做穆娇的思想工作，直到穆娇委委屈屈地点头答应，她始感安心，却发生了一个意外。

宋域还未回国，穆娇竟然和景至琛好上了。

景至琛是谁？传媒圈子的新贵，有“商界君子”的美誉。他白手起家，空手打江山，成立维景传媒有限公司，经过近六年的努力公司成功上市。上市后气势如虹，蓬勃发展，现如今已经是H市传媒业一块响亮的招牌。

一家人尚被穆娇蒙在鼓里，景至琛化被动为主动，亲自登门拜访，态度郑重不失谦和，希望穆正康和乔慧慧能够认可他和穆娇的关系。

那一天，不仅穆正康和乔慧慧万分震惊，连同站在楼梯口，捧着马克杯的穆飒，听闻此言，一颗心也急速下沉。

“我会好好地照顾、珍视穆娇，给她最好的生活，我是很认真的，希望叔叔阿姨能认可我们之间的关系。”景至琛弯下腰，鞠了一躬，抬眸的时候，视线正好和站在楼梯口的穆飒交汇。

那张她迷恋这么多年的俊脸，瞬间变得极其模糊。

穆正康当即严厉地喝斥穆娇，表示强烈反对，警告景至琛他女儿已经有婚约的人。穆娇面对父亲的暴怒，胆小地躲到了景至琛的身后。景至琛高大的身子帮她挡住了风风雨雨，毕恭毕敬道：“坦白说，我和穆娇不是处于手拉手的阶段，我们已经有了深刻的关系，所以我一定会对她负责。”

一句话动摇了两老的决心。深刻的关系，这五个字意味深长，稍稍琢磨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。

当时，穆飒握着马克杯的手指一点点凉下去，她木然地看着景至琛，直到景至琛的视线转来，对上她的。她也不躲避，就直直地看着他，直到他的眼底浮现出一点破绽，他不动声色地撇开目光。

穆娇躲在他后面，双手紧紧地攥住他的手臂，他低下头安抚她的情绪，示意她别怕，有他在，他会保护她。

后来自然是一番争执，商讨和彼此妥协。只是穆飒已经没心情看好戏了，她直接回了房间。

将马克杯放在电脑桌上，她往电脑椅上一坐，轻轻挪了挪鼠标。星空的屏保散去，亮白刺得她眼睛难受。

和景至琛相处的四年，一帧一帧地回放在脑海，最后停留在一个画面：某次聚餐结束，微醺的景至琛拉过她的手，眼眸含蕴，嘴角噙着一缕笑，温润如玉的公子模样好看极了，更动人的是他的那句话。

“飒飒，我刚才在想，如果你到了三十岁还没有嫁出去，不如嫁给我算了。”

“你是认真的？”穆飒惊讶，“还是在说醉话哄我？”

他轻轻一叹，很自然地凑过去，贴上她的唇，温柔地碾磨。她瞬间心跳如擂，手慢慢地搭上他的肩膀，用实际行动回应他。他的脸近在咫尺，眼眸因酒意显得特别水亮，在她看来，亮如当夜的星辰。

一吻结束，他含糊地说了一句：“我没醉，说出口的话当然是认真的。”

从提交离职申请书到正式离职，穆飒用了大半个月的时间。

这一天，拿着东西走出维景办公楼，穆飒微眯眼睛看了看头顶的骄阳，很圆很亮的一轮骄阳，投射在大地，面前的树木和建筑像是洒了金一般神圣。

毕业后她就进了维景，跟着景至琛打拼了四年，四年里挥洒过无数汗水，有过多少委屈，也同样绽放过多少笑容。这里是梦想最初萌芽的地方，也是她从青涩单纯逐渐变为成熟稳重的地方。

转过身，再看一眼，目光直直地对上站在四楼窗口的景至琛。

他西服革履，背脊挺直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，眉目含蕴，嘴角似乎惯性地噙着一缕温和，友善的笑，在她转过身，视线对上他的时候，轻抬手臂，对着她挥了挥，以示告别。

依旧是这副温润如玉的模样，像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他伸出修长、骨骼雅致的手，认真、有力地和她的手相握，微笑地说：“欢迎你来维景，成为我们大家庭中的一员。”

当时她的心暖洋洋的，表面恭恭敬敬，其实在心里已经对他有了微妙的好感。

这四年，既可以说是为自己的前途奋斗，也可以说是为景至琛这个男人奋斗。只要有他的一个笑容、一声赞许、一个拿下的手势，她就为此全力以赴。如同那个著名的言论，点燃女人在事业上激情的最有效的方式，即是让她有个心甘情愿追逐的目标，最佳目标就是一个男人。

而这个男人，不仅纵横商场，无往不利，在情场上也是个中高手，非常懂得把握对爱慕者回应的火候。他牢牢地掌控着她的情感，既不热情地迎合，也不直截了当地拒绝。在她迷恋过头的时候，他会表现出疏离，提醒她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上下级；在她心灰意冷的时候，他恰时递过来一杯热奶茶，修长的手指有意无意地轻轻掠过她的手背，柔声鼓励：辛苦了，喝点东西暖暖胃，休息好了才能全神贯注在工作上。

他就像是毛驴前头吊着的一根红萝卜，永远给她希望，但永远不会让她尝到实质的甜点。

用好友陆西瑶的话说，景至琛就是一个段数很高、将暧昧玩得炉火纯青的男人，将你卖了你还会给他数钱的那种。

偏偏她执着地单恋了这个男人四年，心里还一直抱着希望，觉得自己的万里长征一定会到头的。

直到那日，他开车载她去大学城给穆娇送生活用品。到了校区宿舍门口，穆娇吮着一杯珍珠奶茶跑出来，咂巴咂巴地咀嚼糯米珍珠，笑靥如花，“姐，车里坐着的是你男朋友啊？”

她当下笑着澄清：不是，他是我老总。心里却泛上一点甜。

而后景至琛下了车，径直走到穆娇面前，温和有礼地打招呼：“我姓景，你是穆飒的妹妹吧，长得挺像的。”

穆娇停止了咀嚼糯米珍珠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面前的景至琛，小小地怔了一会，随即收敛了平日里活泼闹腾的性子，装乖地说：“嗯，您好。”

景至琛的嘴角弯起一个浅浅的弧度，目光流露赞赏，又有点意味深长，恰到好处地传递过来某种信息。理所当然地，在穆娇这样感情经历为零的小女孩眼里，他的魅力值瞬间激增到一个高度，无法抵挡，她甚至局促地红了红脸蛋。

许是从那天开始，他们就在暗里维持联系，一直到恋情正式曝光。

阳光越来越刺眼，穆飒转回身，招了一辆出租车，车子停下，她上了车。

站在窗前的景至琛一直看着她的身影消失在视野外，眼底的复杂情绪依旧没有完全消退，最后他悠悠地叹了口气。

出租车刚起步，穆飒接到宋域的电话。

看到他的名字出现在自己的手机屏幕上，她依旧感到陌生。

她接起后有礼貌地喂了一声，他却没有任何寒暄，单枪直入地说，找个时间带她回一趟宋家大宅，见一见他的母亲。

“可以，时间由你决定。”她答应。

“那我到时候通知你。”他言简意赅，声音有些低哑，待要挂电话之际，听到那头传出陈奕迅的歌，顺便问了句：“你在哪儿呢？”

他的尾音微微上扬，和出租车电台流出来的音乐融合在一起。

“我今天正式离职，刚去了趟公司拿回私人用品，现在坐在出租车上。”

“好，你注意安全。”他叮嘱。

挂了电话，穆飒还有些恍惚，陈奕迅正唱到“习惯无常，才会庆幸，讲真，天涯途上谁是客，散席时，怎么分……”她低头看了看刚才的通话记录，一分四十秒。

宋域，这个名字让她有今是昨非的错觉，以前的她不会料到自己的生活轨迹会是这样发展，自己的名字竟会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。

对她而言，他的名字代表传奇、辉煌，她穆飒只是红尘俗世间最普通的一个代号。

回了家，乔慧慧和穆正康都在，一个在厨房间忙碌，一个坐在客厅的圆桌前读报，手边搁着一杯冒着热气的清茶。

穆飒抱着一只纸箱进来时，穆正康抬起脸，摘下金丝框眼镜，叹了口气，“我还是想不明白，你在维景已经做了四年，取得了不错的成绩，职位也很稳定，为什么突然想放弃了？”

“遇到了瓶颈，准确地说，我厌倦了这一成不变的工作模式。”穆飒放下纸箱，提起桌上的玻璃水壶，为自己倒了一杯水。

穆正康显然对她这个理由很不赞同，蹙起眉，开始语重心长地说教：“那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恒心，爸爸和你说过，人最可贵的就是一辈子就做好一件事……”

穆飒表面嗯嗯地应着，心底保留了真实的离职原因。

有谁会有如此好的心态，你一直喜欢的男人即将成为你妹夫，你大方祝福之余，依旧痴心不悔地留在他身边，和没事人似的，和他保持纯洁、良好的上下属关系，继续保持积极的工作状态？

做得到的圣人，她穆飒并非圣人，她是俗人，非但是俗人，还是个俗女人，有着女人正常的负面情绪，譬如嫉妒，譬如小心眼。

“行了，你少说两句。”乔慧慧端着一盘玉米过来，搁在桌子上，嗔怪道，“飒飒都这么大了，我们应该尊重她的想法，她想做什么我们都支持。再说，时代早就变了，现在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工作变来变去是常事，重要的是他们自己认为值得，做得开心，对吧，飒飒？”

穆飒赶紧点了点头。

穆正康无奈地摇了摇头，随即转了话题，问起宋域的事情。

“你问我和他的进展吗？”穆飒抓了一根烫乎乎的玉米，轻轻吹了吹，“择日会去他家见长辈。”